

綱鑑易知錄

尺木卷



二九





紅印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之九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漢紀

太祖高皇帝

姓劉名邦字季浦人也。以布衣起兵破秦滅楚而成帝業。在位十二年。壽五十

二歲而崩。帝豁達大度。寬仁愛人。謀能聽知人善任。五載而成帝業。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然不專詩書禮文制度。大抵漢秦所以漢治不能復古也。漢高帝元年。漢王劉邦元

乙未

楚義帝心元。西楚霸王項籍元。漢王劉邦元。韓三年。雍。章邯塞。同馬欣。翟王董翳。



沛公至霸上

西魏王豹河南王申殷王司馬申代王趙歇常山
王張耳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吳芮臨江王共敖遼東
王韓廣燕王臧荼膠東王田市齊王田都濟北王田
安元年是歲秦亡新舊大國三小國十七為二十
國而韓塞翟遼東膠東齊濟北七國皆亡冬十月沛
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奉捧璽符節以降沛公至霸

上霸水之上在西安府城東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祖

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在西安府城東旁諸將請誅之沛

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

乃以屬祝吏綱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何去

沛公入咸陽

書特筆也漢之所以得天下也以此故高帝入咸陽
法則書曰除秦苛法光武至河北則書曰除秦苛政

二漢之音光武見十八沛公西入咸陽秦都今西安

蕭何收秦圖籍

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

籍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阨塞邊界戶口民

多少民強弱地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女

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

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不聽張良曰秦為

無道故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編素為資今

始入秦即安其樂秦為虐且忠言逆耳利

於行毒是軍霸上悉

樊噲請還霸上

張良請藥

三國中與父老約法三章也。徐耳殺

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凡吾所以來為父

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

告諭之秦民大喜惟恐沛公不為秦王。綱項籍詐阮

鏗秦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綱白起殺降雖後世兵

之亟起與有力焉籍方欲入關誅無道秦乃挾詐而

阮降卒至於二十餘萬衆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其動

不止書阮而書曰詐阮則籍之罪又浮於起矣

見七。綱項羽率諸侯兵欲西入關先是諸侯吏卒繇

同戍。怒過戈秦中秦人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楚諸

侯吏卒乘勝折浙辱奴虜使之秦吏卒多怨竊言羽

計衆心不服。至關必危。於是夜擊阮二十餘萬人新

安今河南河南城南而獨與章邯及長史欣都尉翳

人秦。綱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

殺子嬰。始皇帝冢大掠而東。綱上書沛公還軍霸

子嬰始皇帝冢大掠而東劉項之仁暴分矣漢楚之

嬰不書王已降也書屠始此明大之氣象見於綱目

其所書者藹然可想今書項籍破關掘冢屠殺大掠

其颯忽震蕩之勢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雖秦人之

項籍屠咸陽

綱項籍詐阮

漢高帝

暴亦未若是之烈其視沛公真鳴鳥之比或說

驚爾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之在河南河南無內納諸侯

軍沛公從之項羽至大怒攻破之進至戲希。水名。在西安府

臨潼饗士卒欲擊沛公時羽兵四十萬在鴻門在戲

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見范增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

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

小急擊勿失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之欲與

俱去良曰良為韓王送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因固

要腰伯入見沛公公奉卮酒支。飲酒為壽。上酒日約。

沛公謝羽

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

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耳日夜望將軍至豈

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項伯許諾曰旦日

不可不蚤自來謝去具以告羽且曰人有大功而擊

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

來見羽謝羽因留飲范增數刺目羽舉所佩玉玦決

玉佩也。如示之者三示以當羽不應增出使項莊入

前為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莊入為壽畢拔劍

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

樊噲請項羽

於是張良出見樊噲告以事急噲帶劍擁盾闕上聲所以蔽直入稱人目視羽張目也頭髮上指目皆目際張目也盡裂羽曰壯士賜卮酒一生屍肩噲立飲略淡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入咸陽者王之見八卷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羽無以應命之坐沛公遂起如廁次脫身獨騎噲等步從趨同趨霸

衣繡夜行

上留張良使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因以白璧一雙獻羽王斗一雙與增羽受璧增拔劍撞濯去破玉斗曰唉哀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宮室火三月不滅掘始皇帝冢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山關阻帶河四塞之地四面有山河之固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殘破又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去繡夜行耳韓生

國監易和錄

漢高帝

三

沐猴而冠

退曰。人言楚人沐猴也。獼猴也。而冠。貫。獼猴不耐久果。然羽聞之烹韓生。

止齋陳氏曰。項籍不殺高帝而漢卒誅項。志士至今惜之。嗚呼。必殺其所忌而以得國。則安知天下之禍將不出於其所不足忌者哉。夫變之來也無常。不可以逆定。而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必有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是故詳於禁者有法外之遺。姦工於謀者有術中之隱。禍詩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網以何魚也。而顧以得鴻天下之事。又焉用專於其所忌而淫怒以逞哉。彼范增者。滋羽之暴徒。欲斃漢於一擊。吾恐音詩沛公雖死。而天下之為沛公者。可盡殺耶。註音詩風新臺之篇。離麗也。

綱春正月。項籍尊楚懷王為義帝。項羽既入關使

義帝

西楚霸王

立沛公為楚漢王

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羽怒曰。

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乃陽

尊懷王為義帝。徙於江南。先都彭城。都邾。丑森反。今彭城。邾。湖廣邾州。綱

二月。項籍自立為西楚霸王。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

綱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今江西南徐州。綱立沛公為漢

王。項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以

巴蜀。今四川重慶府。成都府。道險。秦之遷人居之。乃曰。巴蜀

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今陝西漢中府。

都南鄭。今漢中府南鄭縣。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司馬欣。董翳。

漢高帝

以距塞漢路

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立申陽為河南

王司馬印為殷王徙趙王歇為代王立張耳為常山王英布為九江王吳芮為衡山王共敖為臨江王徙燕王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燕王徙齊王市

為膠東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安為濟北王 [綱] 夏

四月諸侯罷兵就國 [綱] 漢以蕭何為丞相遣張良歸

漢以蕭何為丞相遣張良歸

韓 [目] 初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蕭何曰雖王漢

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眾不如百

養民以致賢

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絀於一人之下而信 [同] 於萬

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

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 章邯司馬欣董翳三秦分關中是謂三秦 天下

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項王使卒三萬

人從漢王之國張良送至褒中 今漢中府褒城縣 王遣良歸

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

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 殘上道 道 為棚而渡名曰棧 道在褒城 縣東北 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

致堂胡氏曰人有常言皆曰用賢所以養民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此無所因襲獨見之

言也世主無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為之用而之上所得者莫非殘民害物之人是

以民心日離君勢日孤亡秦之轍可以鑒矣蕭何有見乎此而高祖聞言即悟漢業之興宜哉

[綱] 五月齊田榮擊走齊王都遂弒膠東王市自立為

齊王秋七月使彭越擊殺濟北王安又擊破西楚軍

田榮聞項羽徙田市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拒擊
都走之因留市不令平之膠東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市畏羽
竊亡之國榮怒追擊殺之是時彭越在鉅野見上卷
有眾數萬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田安殺之
遂并王三齊齊與濟北膠東又使越擊楚大破其軍綱西楚
殺韓王成張良復去聲歸漢書前歸沛公不書書沛公法得張良矣此其書復歸
漢何成不殺良不歸書復歸著良心也良之心奈何一心為韓而已矣項王以張良
從漢王廢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閒諫行也歸漢良
多病未嘗持將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綱漢王以

張良復歸漢

韓信為大將將蕭何給軍食食韓信為大將蕭何給軍食八月還定三秦雍王邯
迎戰敗走廢丘塞賽王欣翟王翳降書給軍食未有
何特筆也漢之蕭何為之目初淮陰今江南淮安府人韓信家貧無行
數朔朔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南昌亭在淮安府城西亭長見八卷十七寄食
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肉食謂早炊食於蓐食
時信往不為去聲具食信怒竟絕去釣於城下有漂去
聲水母見其飢而飯返之信喜曰吾必有以重報
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猶言公子
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或衆辱之曰若汝

寄食亭長

食漂母

辱少年

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
兩股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同出。胯下一市皆笑。及
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後又數以策干羽。不用。亡歸漢。
未知名。坐去聲法當斬。其輩皆已斬。次至信。信仰視。適
見滕公。夏侯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
奇其言。壯其貌。釋不斬。與語。說悅之。言於王。王亦未
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見上將士
皆歌謳思歸。多道亡者。信度鐸何等已數言。王不我
用。即亡去。何不及以聞。自追之。人言於王曰。丞相何

國士無雙

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罵曰。若亡
何也。曰。臣不敢亡。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
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
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
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
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於是王
欲召信拜大將。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
兒。此信之所以亡也。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
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

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

將軍何以教寡人乎。信辭謝。因曰：大王自料勇悍

仁彊。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

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

之為人也。項王暗因去聲噁汗去聲。叱咤發怒聲

千人皆廢也。伏伏然不能任屬託也。賢相此匹夫之勇耳。

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虛和。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

刑玩平聲。澌忍不能予刑圓削也。言已刻封爵之印。手持不捨。至印角圓熟尚忍而不

能予也。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見上。而都

韓信登壇之對

彭城見上。逐義帝。置江南見同。所過殘滅。民不親附。

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

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

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

雍王卬。塞王欣。翟王翳。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升計。又

欺其眾。降諸侯。及項王阬秦卒。惟此三人得脫見上。卷三

十。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難上。而楚彊以威王之見上。

四。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見上。於諸侯

之約。又當王關中。而失職入漢中見上。秦民無不恨

獨受知人之名

張良遺書

者。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吸。檄者陳彼之惡說而此之德曉慰百姓之書而定也。言不足用兵也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部署。處分諸將。雷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從故道。秦縣名今陝西出章邯迎戰。敗走廢丘。邯都今陝西西咸陽。今西安府欣驍皆降。張良遺書。去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遣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屏山劉氏曰。人謂何能識韓信。不知信之英特亦易識耳。漂母識之於飢困之時。滕公識之於刀鋸之下。惟何之言能必行於高祖。此所以獨受知人之名也。

緩兵上策

凌母

綱。王陵以兵屬漢。陵沛人。聚黨居南陽。

今河南南陽府至是始以屬漢。楚執其母。欲以招之。其母因

使者語。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無以我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

管就死以報母

綱。盜少口象

卷之二

漢高帝

七

郭大有曰。嗚呼。母誠為女丈夫也。然其死。陵致之矣。方其歸漢之初。預圖全母之計。則孝得以盡於母。而忠得以盡於漢。臣子之道。兩得之矣。知不及此。陷母被執。當求生道。萬不得已。棄漢歸楚。如徐庶之降。曹操視其可輔。則輔之。其不可託。故遠遁。復歸於漢。可也。再不然。漢業既成。母靈已慰。當就其死。以報母。胡乃安享爵祿。以終天年。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

綱鑑易知錄

卷之九

不為也。況陵之去就，得自專。今註徐庶見廿

綱丙申。西楚二年。漢二年。是歲楚常山、河南、韓、殷、

江、燕、齊、六小國為八國。又趙王歇後元、代、王、陳、餘、

韓、王、信、皆元年。而齊王假、王、廣、代、立、定、十二國。

十月。西楚霸王項籍弒義帝於江中。明地之大義也。

籍世為楚將，北面事之。義帝懷王之孫，項梁立以為

君。大義已定，籍何得而弒之乎？況籍矯殺卿子冠軍

宰制天下，率徇己私，義帝不能誅籍，而籍反弒帝。其

惡可勝道哉！揭而書之，稱國稱爵，稱名所以著籍強

暴大逆之罪，至是始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然後義兵

可舉，人皆得而誅之矣。密擊江中，果可以欺天下乎。

項籍使人趣義帝行。自彭城徙江南，其大臣稍稍叛之。

籍乃密使吳芮、黥布共恭敖擊殺之江中。**綱**漢王如

陝。今河南河鎮撫關外父老。**綱**十一月，漢王還都櫟

陽。在陝西西安府臨潼縣名萬年城。**綱**春正月，楚擊齊，王榮敗走

死。楚復立田假為齊王。**綱**三月，漢王渡河，魏王豹降。

虜殷王卬，以陳平為護軍中尉。**目**陽武今河南開封

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烹牲也。分肉食甚

均。父老曰：「善。陳孺子字平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

天下，亦如是肉矣。』事魏王咎為太僕，不用。去事項羽，

殷故城在直隸大名府內黃縣王趙將司馬卬反，羽使平擊降之。還拜

都尉，賜金二十鎰，及漢下殷羽怒，將誅定殷將吏。其為

陳平歸漢

定殷無功也。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去聲歸羽，乃挺身仗劍閒諫，行歸漢。因魏無知求見，王與語，悅之，問居

楚何官，曰：為都尉。即拜都尉，使參乘。見十六卷六，典也。護

軍諸將盡謹歡。王聞之，益厚平。周勃等言於王曰：

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飾冠以玉，光好居

家時嘗盜其嫂。按史記：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

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兄伯

聞之，逐其婦而棄之。觀此，則盜嫂之事，誣平也。嚴

同聲。麥糲也。今為護軍，多受諸將金，願王察之。王召

盜嫂受金

今有尾生

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孝已。殷高宗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有孝行，事親一夜五起，母早死。之行，而無益勝負之

數。王何暇用之乎？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去聲事

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魏王不能

用臣，故去。項王不能信人，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兄

弟。臣聞漢王能用，人故來歸。然裸身來，史記：平渡

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

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

止。刺音。成行船也。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畫計有可采者，願

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乞骸骨。

漢王為義帝發喪

王乃謝平厚賜之拜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綱漢王至洛陽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

劉前已書籍大逆之罪此又書漢王為義帝發喪告明諸侯討項籍則籍為天下之罪人不可自立於世

而漢之師為有名矣表而出之既以目漢王至洛陽

聲羽之大惡又以予漢之討賊也

今河南河南新城名鄉三老官名秦法十里一亭十亭府洛陽縣

董公遮說

董公遮說道而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

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

殺之作弒下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

大王宜率三軍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

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發喪哀臨

去聲三日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

項羽弒之夫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河南

東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庸齋許氏曰董公請為義帝發喪能使沛公激發天下大機括而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

爭光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以子房號為帝師亦未有此大計也

西山真氏曰不日率諸侯而日願從不日擊項

羽而日擊楚之弒義帝者辭不迫而意獨至存

古辭命氣象

綱夏四月齊王榮弟橫立榮子廣為王擊王假走之

綱鑑易知錄 卷之九 漢高帝 十二

綱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項籍還破漢軍以
漢太公呂后歸明發漢王誠有為君討賊之心則宜痛
而後已今始入彭城籍尚速誅遠乃飲酒高會謂之
何哉故書伐書入而不書討則漢之名義索然已盡
然後籍得以破漢軍而太公呂后皆為所虜豈不深可惜哉
項羽雖聞漢東欲
遂破齊而後擊漢以故漢王得率五諸侯常山王張耳河南王
申陽韓王鄭昌魏王豹殷王卬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彭越收魏地
得十餘城至是將其兵三萬人歸漢請立魏後漢王
曰西魏王豹真魏後乃以彭越為魏相國將其兵略
梁地遂入彭城見上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羽

漢王睢水之敗

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破漢軍漢軍八穀泗二水皆在
彭越水在彭城城南死者二十餘萬人水為去不流圍

漢王三匝會大風晝晦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
沛見八卷收家室道逢子盈漢王子名盈即惠帝及女載以行

而太公呂后為楚軍所獲諸侯復背漢與楚王聞諫
往從微道從呂后兄周呂侯名澤周呂封名於下邑今河南開封府

縣夏邑收其兵

致堂胡氏曰盤水可奉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
氣難御使漢王於是時兢兢業業如初入關中
見羽鴻門則亦何至於敗哉今志不持而氣為
帥徂於小勝而逸欲生焉是以至於此耳且是

江隨何使九

行也。直欲破羽之國。都則宜。亟還。榮陽以主。待客可也。若欲致羽而與戰。則宜分部諸將。據險邀擊可也。今乃淹留引日。肆志寵樂。而羣臣亦寂無諫者。豈良平諸公不在行歟。吁。危哉。
綱漢王遣隨何使九江。法書也。凡使稱名不辱命。初項羽擊齊。徵名兵九江。今江南鳳陽府壽州。黥布九江稱疾遣將將數千人往。及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羽由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地。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與楚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祝大事。當一面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孰能

為我使九江。令

平聲

倍楚。謂項王數月。我取天下。可以

百全。謁者

官名

隨何請使。王遣之。

綱五月。漢王至滎陽。

謂至危之也。何危乎。漢王仗義討賊。法賊未除。而置酒高會。取危之道也。王至滎陽。

南開封府。滎陽縣。諸敗軍皆會。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

傅著也。未傅。謂未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著音丈入聲。悉詣也。滎陽。漢軍復大

振。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遂築甬

甬道。恐敵鈔掠。輜重。

漢取敖倉。

故築垣牆如街。屬祝也。之河以取敖倉粟。封府河陰

道是為甬道。縣。敖。本山名。秦初。敖氏築倉於上。因以名。山。厥後始。皇置太倉於此。故名。敖倉。綱魏王豹叛

漢。綱漢王還櫟陽。見上。立子盈為太子。綱副太子。國儲

綱副君。宗祚。

所主是時漢方倥偬乃能首建國本亦可綱關中饑

謂知所先務矣倥偬音孔總不暇也綱關中饑

人相食法書關中何漢所都也於是漢方外敗而根本

何之任重矣蕭綱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

中立宗廟社稷易之萃渙皆言王假有廟蓋謂王

時其總攝人心無過於建立宗廟使之知所歸仰此

聖人特於萃渙二卦發其義也是時漢方立國適當

萃聚之初而國兵新破人無固志又有渙散之疑漢

王於此乃能首立宗廟社稷可謂深得萃渙之義矣

格至也音王如滎陽命蕭何侍太子守關中為法令

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

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陸轉漕水運去調聲兵以給軍未

嘗乏絕綱漢韓信擊魏虜王豹遂北擊趙代目漢使

酈生酈食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

人罵諸侯羣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

以韓信為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王問食異其

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

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

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信亦問魏得

無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汝子耳遂擊

虜豹定魏地信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

韓信擊魏

深得萃渙之義

蕭何守關中

南絕楚糧道。王遣張耳與俱。九月破代兵。禽夏說。

初項羽徙趙王歇為代王。立張耳為常山王。以陳餘不從入關封之。三縣餘怒。使人說齊王田榮共襲常山耳。亡走漢。餘迎代王歇復王。趙歇立餘為代王。餘留輔趙王。而使夏說守代。趙今北直真定府冀州代。

今山西大同府蔚州。

綱丁酉西楚三年。漢三年。是歲趙代九江三國亡。

冬十月。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使下燕。

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刑。今直隸真口號。

李左車說陳餘

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陳餘曰。信且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也。軌騎不得成列。

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

其輜重載衣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

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

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餘常自稱義兵。不用詐。

謀奇計。不用左車策。信聞視。開謀知之。大喜。乃敢。

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遣輕騎。

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葭山。覆蔽也。而望趙。

軍。戒曰。趙空壁逐我。即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

令裨將副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駐傳餐而食。待。

陳餘義兵

綱鑑易知錄 卷之九 漢高帝 十六

出背水陣

破趙後方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水綿蔓水也乃大食也外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伴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

李左車說
辨信

而戰之非置死地使人自為戰彼將皆老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東鄉向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左車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信曰誠命成安君陳餘聽足下計信亦已禽矣今願委心歸計足下勿辭左車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罷疲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必自彊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

莫若按甲休兵北首去聲燕路而遣辯士奉書

於燕暴笑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

齊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

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從也順遣使報漢

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綱是月晦日食十一月

晦日食綱十二月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書以何

也布未決歸而何能以之漢隨何至九江說黥布

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

也布曰寡人北鄉向而臣事之何曰大王與楚俱為

隨何說黥布

諸侯而北鄉臣事之者必以楚為彊可託國也項王

伐齊身負版築版築壘具為士卒先大王宜悉眾自將為

楚前鋒乃發四千人以助楚見十三漢入彭城項王未

出齊也大王宜悉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乃無一

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見同上夫託國於人者固

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

王不取也然大王不信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雖彊

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見同上而殺作義

帝見上也今漢王收諸侯守滎陽見上下蜀漢之粟

堅守而不動。楚人深入敵國，老弱轉糧，進不得攻，退不能解。楚不如漢，其勢亦易見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布陰許之，未敢泄。楚使者在傳舍，見八卷方急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而攻楚，楚擊破之。布乃閒諫行而行，與何歸漢。十二月，至漢，漢王方踞牀洗，先上聲足名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合帳，帳帷御服御食飲，去聲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漢益其兵，與俱屯成臯。今河南開封府

踞洗見臨布

汜水縣

劉元城論圍棋

劉元城與馬末卿論圍棋曰：高低棋不甚相遠，但高棋識先，後著耳。若低棋，即以先著為先著，故敗。昔有高棋曰：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帳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著也。又有低棋曰：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著為先著也。又曰：圍棋有過行者，必須是高棋當局為利害所昏，故藉旁人指之耳。若低棋，雖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問韓信欲為假王，輒大怒慢罵。此過行法也。高帝適當局而迷耳，使良平過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梁武帝見三

哉。註八卷二五。

綱漢遣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書未行而罷

綱監易知錄

漢高帝

何幸也。[印]楚數別侵奪漢甬道見上十四漢軍乏食，酈食其

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滅其社

稷，今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

為臣妾，大王南鄉向稱霸，楚必斂衽而朝。王曰：善。趣

促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

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借王前所食之箸為王籌

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釋能制其死生之命也。

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發粟散財，休

馬放牛，示不復用。見二卷二十一今大王能之乎？且天

下遊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咫尺之

地，今復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

下乎？且夫楚惟無疆，六國復撓而從之。疆則六國願

大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容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

吐哺，步。食在罵曰：豎汝儒，幾敗而也。公漢王自謂事，命

聲趣銷印。

苟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日形，二曰勢，

三日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

臨時進退之宜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

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而已矣。故立六

趣銷印

綱鑑易知錄

卷之九 漢高帝

二

同事異形

同事異勢

同事異情

所謂割已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故
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此同事而異形者
也戰國相持無臨時之急一戰勝敗未必存亡
故累力待時永敵之弊此下莊刺虎之說也楚
趙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而宋義
欲待秦趙之弊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代趙之役
韓信水上孤軍必死無二而趙以內傾之士攻
之彭城之難項羽喪其國都上卒憤激而漢以
忘情之卒應之故俱在水上而勝敗不同此同
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議變不可先圖
與時遷移應物變注音耳餘說陳涉立六國見史記韓
化此設策之機也注音耳餘說陳涉立六國見史記韓
魏相攻期年不解陳軫謂秦惠王曰卞莊子欲
刺虎兩虎方食牛食甘而鬪大者傷小者死從
傷而刺之一舉而有雙虎之名今韓魏相攻不
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
兩實惠王從之果然宋義待秦之敝見八卷二
十六伐趙之役見上十六彭城之難見上十三

綱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亞父范增死

書盜賊書法死增楚

臣也則曷為以死書項氏弑君賊也而增為之謀主是亦賊焉耳然則其書亞父何書亞父見其為賊所尊也
目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

骨鯁骨不下咽口鯁世以謬謬為骨鯁謂直言難受如骨之鯁之臣亞父亞父也羽尊之
次於鍾離昧未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為人意思信

讒誠能捐金行間諫行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

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言昧等
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疑昧等

及楚圍滎陽見上十四急漢王請和羽使至漢陳平為

陳平請行

綱

漢高帝

牢牛日也具也舉進而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持

去而更以惡草也粗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亞父亞父

欲急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

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致堂胡氏曰史稱增素好奇計以事考之增計不能奇也凡羽之恃強失道如漢王臨廣武而數之者未聞增有所諫止而兩雄角逐義理之端事幾之會楚每失之顧欲使壯士舞劍殺沛公於歡宴之間是一愚老人而已且羽所過滅為漢驅民而亞父不知其知尚不及外黃舍人十三歲見而敢與良平敵乎高帝曰羽不廣武外黃俱見下

范增一愚
老人
不及十三
歲見

漢王走入關

紀信詐楚

轅生說漢王

綱五月漢王走入關彭越擊楚楚還兵擊之漢王復

去聲軍成臯目楚圍滎陽急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

臣請誑光去聲楚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

人楚因擊之信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

楚皆之城東觀王乃令周苛守滎陽而與數十騎出

西門去羽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日願君

王出武關在陝西西羽必南走王深壁軍勿戰令滎

陽成臯見上閒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

連燕齊主乃復還滎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之戰

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殺薛公。羽東擊越。漢王復軍成臯。

雙湖胡氏曰。滎陽之圍急矣。雖有三傑為之。且奈何哉。紀信以身當之。脫萬死於一生之間。功莫大矣。厥後論功行賞。及於三傑。及於諸將。而雍齒且封侯。矣。信無一爵之贈。漢真少恩哉。

音三傑。張良。蕭何。韓信。註雍齒見十卷十一。

漢王走渡河

綱六月。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成臯。漢王走渡河。奪韓信軍。遣信擊齊。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烹

苛。遂圍成臯。漢王逃去。北渡河。宿小修武。在大修武。東今河南

懷慶府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臥

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收趙

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臯。欲西。王欲捐成臯以東

而屯鞏。弓上洛。今河南河南府鞏縣洛陽縣以距楚。酈生日。王者

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見上十四天下轉輸。敖

也。久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

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

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杭。山名在河南懷慶府城北之道。距

蜚狐之口。在山西大同府廣昌縣守白馬之津。即黎陽津。在直隸大名府濬縣

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謀取

酈生請據敖倉

敖倉。綱。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八月漢王軍小修

武遣人燒楚積聚。書特筆也。事有關於成敗之故者。雖小事綱目必書之。漢初書燒

楚積聚中典書襲取莽輜重。中典見十九卷十三曹操書破紹幡垂皆特筆也。註曹操見二十六卷三

目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鄉欲復與楚

戰。鄭忠說止王乃使劉賈盧縮渡白馬津入楚地佐

彭越燒楚積聚

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綱。彭越下梁十七城楚復

擊取之。目。彭越下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

成臯戒曰。卽漢欲戰慎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

下城圍外黃。故城在河南開封府杞縣數日乃降羽欲盡院鏗之

外黃舍人

外黃令舍人親近左兒年十三說羽曰彭越强劫外

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阮之百姓安所歸

心哉且如此則從此以東十餘城皆莫可下矣羽從

之梁復為楚。綱。漢王遣酈食吳其基說齊下之。目。酈

食其說漢王曰。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諸田宗彊近

楚多詐。雖遣數萬之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

明詔說齊王。田廣使為東藩。王曰善。酈生乃說齊王曰

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請問之。生曰。歸漢

王曰。何也。生曰。漢王先入咸陽。收天下兵。以責義帝

酈生說齊

之處見上立諸侯之後與天下同其利天下賢才樂

為之用項王有倍約之名見上有弑義帝之負見上

記人之罪忘人之功賢才怨之莫為之用故天下之

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今又已據敖倉塞成臯守

白馬距蜚狐俱見上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齊王納之遂

與漢平而罷守備日與生縱酒為樂韓信欲東兵聞

之而止蒯徹後避武帝諱史改徹曰通說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

獨發開誦使微使也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一

士伏也軼掉迫上聲搖動也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

蒯徹說韓信

以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城耳為將數歲反不如

一豎汝儒之功乎信遂渡河

綱戊戌西楚四年漢四年冬十月漢韓信襲破齊齊王烹酈

食其走高密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綱漢王復取成臯與楚皆

軍廣武回漢數挑上聲挑楚戰挑動楚戰猶古之致師也致師見二卷二十六

曹咎不出項羽使曹咎守成臯戒勿與漢戰故不出使人辱之咎怒渡兵

且凡水在成臯城東半渡漢擊破之各自到漢王乃引兵

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山名在河南開封府河陰縣敖倉之西就敖倉

食羽聞之亦還軍廣武相守楚食少乃為高祖置太

漢楚軍處

公其上

先是太公為楚所獲見上十三

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

公王曰吾與若

也俱北而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

即若翁必欲烹而

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羽謂

也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

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

獨戰不復須眾也決雌雄毋徒苦天下父子為也王笑謝曰

吾寧鬪智不能鬪力因數

上之曰羽負約王我於漢

罪一

見上矯殺卿子冠軍罪二

見上卷救趙不報而

擅劫諸侯入關罪三

既破秦軍不報命懷王而燒秦

宮室掘始皇帝冢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

俱見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

見上卷王諸將

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

地罪八

俱見

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

見上為政不

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

怒伏弩射

石

漢王傷臂王乃捫

指因病創傷也

臥張良強請起行勞

軍以安士卒

王從之疾甚因馳入成皐

去

雪航趙氏曰古先聖王治天下之大道莫先於

孝嘗觀漢楚爭雄項王虜太公於軍中三年未

綱鑑易知錄

卷之九

漢高帝

二六

傷臂捫足

明書

明書

帝王處變上策

聞漢祖略有憂念之言及楚圍成臯置太公於
組上而欲鼎鑊之其死生之機憂怖之狀在他
人見之亦必流涕不忍曲求生道今而視其父
如路人然方且數羽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將何如耶古人行一不義之中而爭天下
皆不為也矧棄父於鼎鑊之中而爭天下
子禮樂教化之主豈有無父之人而可以尊居
九五者哉漢祖良心其跡甚矣然則如之何
竊負而逃避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
忘天下帝王處變之上策不在是乎

綱楚救齊十一月漢韓信擊破之殺其將龍且虜
齊王廣田橫自立為齊王戰敗走信遂定齊地目楚
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
不可當不如深壁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

維水囊沙

而降也且曰吾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
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見上不足畏也
進與漢軍夾濰維水城安丘兩縣界而陳陣信夜

令平人囊沙以囊壅水上流旦渡擊且佯敗還走且
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
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且追至城陽故城在青州

齊王廣田橫遂自立為齊王灌嬰擊走之盡定齊地
綱漢立張耳為趙王綱漢王還櫟陽見上雷四日復
去如廣武雷特筆也漢王可謂不敵自服矣雖禹之
聲王癸甲何以過之武之篇書潁川

綱鑑易知錄 卷之九 二七

盜起帝還日音禹見一卷討平之皆特筆也武見二十三綱春二月

漢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韓信使人言於漢

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請為假王以鎮之漢

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汝來乃自立邪張

良陳平躡王足附耳語去聲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

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王悟復

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何以假為二月遣良

操印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項羽聞龍且死大懼

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謝之曰臣事項

躡足附耳

假王真王

解衣推食

信 蒯徹說韓

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

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下衣

去我推食食下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至於此夫人

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

涉已去蒯徹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謂向

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謂倍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徹

曰楚漢分爭智勇俱困兩主之命懸懸於足下莫若

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

足下據強齊從燕趙因民之欲西向為百姓請命則

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向利而倍義乎？徹曰：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欲持是安歸乎？信謝曰：先生休矣。吾方念之。數日，徹復說曰：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復說曰：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猶豫，獸名，性多疑，聞人聲輒登木，上下不一，故不決謂之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徹，徹因去，佯狂為巫。綱秋七月，漢立黥布為淮南治江南揚州江都縣。

漢初為算賦

不以背約累漢王

不急救父

違信背約

王綱漢初為算賦。自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治庫兵車馬。綱漢以周昌為御史大夫。綱楚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於漢。解而東歸。書楚與漢約，何不以背約累漢王也。故太公實請而以楚歸為文，詐賊天下之大義也。昔發當是時，漢強楚弱，政自不必約和。約不足以累之。明然太公在楚，未有取之之計也。上書中分天下，繼書歸太公於漢，則漢之此舉為請太公明矣。然綱目書楚與漢約而不書漢與楚約，則見欲和者出於楚之本心，而漢至不急於救父，其惡蓋自不言可知。況漢既得太公，乃始背惠，言進兵攻楚，故此明書解而東歸，而下書漢王追項籍。至固陵，則漢王違信背約之失，文可知矣。綱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漢遣侯公說羽請

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在河南開封府河陰縣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歸大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飢疲。今釋弗擊。此養虎自遺去聲患也。王從之。

養虎遺患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之十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漢紀

太祖高皇帝

綱目己亥。漢太祖高皇帝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籍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殷。迎黥布皆會。十二月。圍籍垓。該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書王不書漢何漢

韓信彭越
期會不至

篇也。周殷曷為書誅歸功賈也。項籍何以不書誅。前書計項籍則足以名其為賊矣。不必書誅可也。籍負我君之罪而不正其誅者。漢本志於爭天下。而非純於計賊。故綱目亦不得而純予之也。目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封府陳州。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壘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意。不自堅。且其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

漢軍四面
皆楚歌

兵來十一月劉賈圍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舉九江。上卷十三。見兵迎黥布皆會。十二月羽至垓下。在鳳陽府靈璧縣。兵少食盡。信等以大軍乘之。羽敗入壁。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悲歌。慷慨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更謂項王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袖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乃乘其駿馬。從八百餘音。追闕音。闕音。歌終也。於是羽乃乘其駿馬。從八百餘

騎直也當夜潰會圍南出馳走渡淮至陰陵山名在江南和州城北

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臺上聲曰左左乃陷大

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至東城今鳳陽府定遠縣乃有二

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

十餘戰未嘗敗北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今日固決死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於是大呼馳

下斬漢一將一都尉殺數十百人謂其騎曰何如皆

曰如大王言於是羽欲東渡烏江在和州城北亭長卷八

七樣以船待檣附也檣船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亦

項羽不渡烏江

魯城絃誦之聲

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

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獨

不愧於心乎乃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

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謂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

節因持羽頭示之乃降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山名

東兗州府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羽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

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王還至定陶。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發漢王方擒項籍，即奪韓信軍，故綱目書馳入齊。王

漢王將將之能

明信壁以見其急於制信如此。然信號為善兵，而漢王兩奪其軍，如取嬰兒之物，則信亦未得為節制之師。而漢王將將之能，尤不可及矣。若夫信軍既奪而

又復改封，略無一毫不平之意，則他日疑而虜之，是固漢王之過也。綱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為楚王，魏相國越為梁王，韓信至楚，召漂母

賜千金，召辱已少年，以為中尉。曰：此壯士也。漂母少年見上

卷六綱二月，王即皇帝位。得天下之辭有三，即皇帝矣。立為皇帝，發自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為正，誅無不宜立者也。明道秦一也，討項籍罪二也，天下已定

始即尊位三也。綱諸侯王皆請尊漢王為皇帝。二月甲午，即

位於汜。汜水，在山東兗州府曹州之陽。綱帝西都洛陽。今河南

兵罷歸家

洛陽縣。綱夏五月，兵罷歸家。高帝之得天下也，書兵

書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其廣大氣象，皆光武何如哉。興書銷兵器，毀兵仗者，大不侔矣。綱置酒南宮。置酒何以

三卷二十，銷兵器，見八卷。綱置酒南宮。置酒何以也。興。綱置酒洛陽南宮。在洛陽縣東北。上曰：吾所以有天下

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

三者皆人傑

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悅服。綱：召故齊王橫，未至，自殺。田橫見上卷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在山東萊州府即墨縣東北一百里，四面環海，今名田橫島。帝恐其為亂，赦橫罪，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

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轉去聲。傳，驛車也。詣洛陽。至尸鄉在河南府

西廐置置馬以傳驛處。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

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

甚矣。且吾烹人之兄酈商兄食其，與其弟酈商並肩而

事主，縱彼不動，我獨不愧於心乎？遂自到。令平客奉

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為去流涕，以王禮葬之。二

客自到，餘五百人在島中者聞之，亦皆自殺。綱：以季

布為郎中，斬丁公以徇。綱：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數

窘辱帝，籍滅，帝購求以財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

田橫不肯再漢

田橫客

三族布乃髡坤削髮。鉗度束頸。為奴。自賣於魯朱家。魯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買而置之田舍身之洛陽。

朱家說滕公

見滕公夏侯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今上

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

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

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楚本平之墓。見四卷也滕

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

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今江南徐州西短兵

接。短兵，刀劍也。戎車相迫，迫長兵不施，故用短兵以相接擊。帝急，顧謂丁公曰：兩

實季布

賢豈相厄

厄哉 兩賢丁公與高帝厄困也

丁公乃還。至是來謂帝

以徇

行示也

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

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倣丁公也。

司馬溫公曰：高祖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向哉！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海內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綱帝西都關中，以婁敬為郎中，賜姓劉氏。書賜姓

始亂宗屬矣齊人婁敬戍邊日戍隴西。今陝西臨洮府過

書賜姓如此

綱蓋易印錄

卷之十

漢高帝

六

夏敬詩都
關中

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周見同
洛陽為東都上曰然敬曰洛邑天下之中見同有德

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夫秦地謂關中秦都也被山帶河

關山遮蔽如被四塞以為固四面山卒狎然有急百

萬之衆可具此亦揜厄天下之亢同亢而拊其背也

揜持也亢明喉喻關中拊擊也背喻天下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關東也關西為

秦關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

成臯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西有澠池今河南河南府澠池縣倍同河

向洛河洛二水其固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

固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今陝西西安府見八卷十左左

函散山函谷右隴蜀隴西巴蜀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固守獨以

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天所造之國

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拜敬郎中號奉春君賜

姓劉氏

致堂胡氏曰高帝起兵八年歲無寧居至是天

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而敬於用言不

自逸暇如此其成帝業宜哉書謝病有之矣書辟穀何

除也穀書謝病有之矣書辟穀何良素多病入關即杜門道導引氣

金城天府

張良謝病
辟穀

綱目之意後矣

漢高帝

七

命其和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

體欲其柔卷八今以三寸舌為帝

資為韓報讎疆秦天下振動見八今以三寸舌為帝

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閒事

欲從赤松子遊

欲從赤松子遊耳古仙

子房托於神仙

司馬溫公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偽矣然則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淮陰誅戮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邪故子房托於神仙遺棄外物所謂明哲保身者歟

綱秋七月趙王張耳卒巨子敖嗣敖尚帝長女魯元

公主為后綱後九月治長樂宮在西安府治西

綱庚子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

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韓信之國人告其反綱目不以反書是信未嘗有反

謀也書執信以歸而不書其所執之由是信無目楚

族見執也然則赦之為侯不知所赦何罪哉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上書告信反者

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阮徑豎汝子耳帝默然又

問陳平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諸將用兵孰過信上

曰皆不及也平曰如此而舉兵攻之是趨促之戰也

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澤名在湖

陳平請偽遊雲夢

漢高帝

漢高帝

八

廣德安府會諸侯於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陳楚之西界信聞

天子以會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因擒之

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乃告諸侯會陳吾將

南遊雲夢因隨以行上至陳信謁上上令武士縛信

載後車信曰果若人刪微言見上卷狡兔死走狗烹

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見四卷天下已定我

固當烹遂械繫以歸田肯賀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

中定都關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

兵於諸侯譬猶於高屋之上建上聲覆也瓠水水瓶盛水

果若人言

高屋建瓴

譬其向下也夫齊今山東青州府東有琅邪山名在青州府諸城縣即

墨縣名濱海屬山東萊州府之饒南有泰山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之固西

有濁河黃河也之限踰河即屬北有渤海海旁出為渤

清縣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非親子

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至洛陽赦信封淮陰今江南淮

安府侯信知帝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同快

羞與絳絳侯灌灌嬰等列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

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

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

多多益善

綱鑑易知錄

漢高帝

高帝善將

善何為為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為陛下擒也且陛下乃所謂天授見八卷非人力也。綱始剖符封功臣為徹侯剖分也符見七卷九徹通也言其上通王室也。始封功臣鄧今湖廣襄陽府光化縣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披堅執銳冒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亦

功狗功人

張良願封

無戰鬪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今江蘇南淮安府邳州與上會留見八卷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去聲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戶牖有故城在河南開封府祀縣西北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見上上曰子可謂不背本矣乃賞無知綱春正月立從兄賈為荆王弟交為楚王兄喜為代王子肥徵時外子為齊王帝德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故也

本

唐仲友曰古之有國家者必衆建詐侯以為藩屏所謂以人為形勝者也秦不師古以天下而自私其孤立而亡宜矣故漢懲其弊大封同姓以制異姓宜若利及萬世而卒致七國之變蓋由其封國太大故也使其依先王大國之變不過百里之制則又何有吳楚之變哉

見十二卷十七

綱以曹參為齊相國書齊相何國參之至齊盡名

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

人殊參聞膠西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有蓋公善治黃老

治道貴清靜

子言使人請之蓋公為去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

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綱

更以太原郡

今山西太原府

為韓國徙韓王信王之

治大同府馬邑

縣綱封雍齒為什方侯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

其餘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從複道見八卷九望見諸將

往往相與坐沙中語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起布衣

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平生

所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

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陛下

下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

有故怨數朔嘗窘辱我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

諸將坐沙中語

雍齒尚為侯

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乃封雍齒為什方今四川成都府什邡縣侯。而急趣促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張良因事納忠

司馬溫公曰：張良為高帝腹心，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待帝自見，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數用愛憎行誅賞，羣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下無猜懼。臣觖音厥。觖望，可謂善諫矣。臣猶言怨望也。

綱 詔定元功位次。賜丞相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書此殊禮也。綱曰：借書。書四：蕭何、董者四。惟蕭何得書賜。註：卓、曹操、劉裕。臣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參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參

蕭何萬世之功

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調身遁輕身走出也者數朔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現糧。何轉陸漕水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何弟一，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乃封千秋為安平侯。今直隸真定府安平縣。臣**綱** 帝歸櫟陽見上。五月，尊太公為太上皇。高帝即皇帝位矣。父猶稱曰太公。其追尊先媼亦不過曰夫人。又踰年而

綱鑑易知錄 卷之十 漢高帝 十一

後始正太上皇之號帝司媪音襖母稱也 上五日

之尊親反後於始皇矣註始皇見八卷二 一朝太公大公家令說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

父人臣也奈何命平聲人主拜人臣而使威重不行乎

後上朝太公擁持也也篲也掃也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

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

太公為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綱秋匈奴寇邊圍

馬邑韓王信叛與連兵綱初匈奴畏秦北徙見八卷七及

秦滅復稍南渡河單蟬于猶漢言頭曼瞞有太子曰

冒墨頓特後有少子欲殺冒頓而立之冒頓遂殺頭

曼自立悉復蒙恬見同所奪故地控引弦之士三十

餘萬至是圍韓王信於馬邑見上信使使求和解漢

疑信有二心使人讓責也之信恐誅遂以馬邑降之匈奴

遂攻太原至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 綱令博士叔孫通

起朝儀綱帝悉去上聲秦苛何繁儀法為簡易羣臣

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

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名魯諸生

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

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

叔孫通起朝儀

擁篲迎門

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命易知度鐸吾所能行者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今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去矣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葛葛木作葛。引索為綿立表為葛。謂以茅剪植地以索牽之為纂位尊卑次之對外習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

龜山楊氏曰叔孫通欲徵諸生共起朝儀而魯有兩生不從夫叔孫量君之能以為禮何世苟

綿葛

生

合其道不足尚也。不從誠宜。然天下新出於戰爭之餘。朝廷之閒。皆武夫壯士。非復有禮文相際也。以至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其漸烏可久哉。故叔孫通所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如先王之制。作也。二生拒之。失其旨矣。

綱辛丑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朝賀置酒且長樂宮

見上成諸侯羣臣皆朝賀先平明平旦也謁者掌賓贊受事之

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向衛官俠同陞升

之及羅立廷中皆執兵張旗幟於是皇帝傳警見下

出房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震

恐肅敬禮畢置法酒稱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也諸侍坐者皆俯

法酒

抑首以次起上壽土酒日觴九行謁者奏罷酒御史

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誼譁失禮

者於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太常

掌禮儀祭初秦悉內統六國禮儀擇其尊君抑臣者

存之及通制禮頗有所增損大抵皆襲秦故

今日知為皇帝之貴
叔孫生器

司馬溫公曰禮之為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尊卑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賓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誠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為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為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

以諧俗取寵遂使先王之禮淪浹不振以迄於今豈不痛甚矣哉

綱帝自將討韓王信信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之被

圍平城七日乃解目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

走匈奴上聞冒頓居代谷在山西大同府蔚州使人覘

窺視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現老弱羸畜去

也聲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即婁敬

往使未還悉兵二十二萬北逐之敬還報曰兩國相

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如羸瘠老弱此必

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上怒

劉敬料匈奴

罵曰齊虜敬齊人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

繫敬廣武故城在山西太原府代州遂先至平城今大同府大同縣兵未

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山名在大同府城東

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祕計使使開

諫厚遺去聲閼氏言皇后冒頓乃解圍去史記陳平祕計

漢有此美女今皇帝用既欲獻之閼氏畏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之漢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依集覽則計非祕矣

亦罷兵歸斬前使十輩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

平城號為建信侯更封陳平為曲逆今直隸保定府定縣侯平

常從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史記陳平凡六出奇計奇計或

頗祕世莫能開也集覽請捐金行反開一也以惡草其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入解榮陽圍三也躡足請封齊王信四也請偽遊雲夢縛信五也今解白登之圍六也依集覽則計何奇焉

朱沛國曰世觀高祖攻守之心若出於一然至咸陽則欲懷安至彭城則已驕縱天下既平則易敵復諫幾陷不測自是以還始畏兵厭功不輕動妄作以禍天下而後世賴之吾故曰高祖之能取天下本於彭城之敗而其圖復音闢

能守天下也則自登之圍匡咸陽懷安

見八卷三一彭城驕

縱而敗見上卷十二

郭大有曰陳平佐高祖取天下其功雖多然不

過襲戰曰詭譎之餘風遺俗漢治維霸平倡之

也其後諸呂叛逆平既奇矣何不用之以安劉

邪然終不能以排大難者良由素尚詐術未聞

綱鑑易知錄 卷之十 漢高帝 十六

陳平六出奇計

陳平奇計
何是貴

綱鑑易知錄

卷之十

十一

君子之大道計雖奇何足貴哉他日呂后問以
身後之事高祖獨舉陵勃而不及平素有以窺
其心術之
不正矣
註呂后問身後事見下三十一

綱十二月還至趙書至危上還過趙趙王敖見上

執子壻禮甚卑上箕踞傲坐也謂伸兩足以手據膝
形如簸箕○簸音波上聲

慢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曰吾王辱殘也懦王

也乃說王請殺之敖怒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先

人亡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

復去聲出言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

不辱何洿同汗王為事成歸王事敗則獨身坐去聲耳綱

匈奴寇代今山西大同府蔚州代王喜帝棄國自歸立子如意

戚夫人為代王綱春二月帝至長安始定徙都書治

樂宮嘗書矣於是治未央宮則曷為不書過度
也故諱之其諱之何不以未央為賢相之累也目上

至長安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蕭何治未央宮在長安縣西北
宮名未央者取

詩夜未央勤上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擾亂數

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

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

以重威且無令平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遂自櫟陽見

徙都之二

蕭何治未
央宮

綱鑑易知錄

漢高帝

此處何深

元城劉氏曰蕭何治未央宮其意深矣關中形勝之地何欲帝據形勝定根本故大建宮室以堅其都門中之意又不欲帝窺其祕也乃假為是辭云爾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何之意不欲明言又不欲不言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樂都關中也

綱 壬寅八年冬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今直隸真定府真定縣

綱 上東擊韓王信餘寇過柏人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賈高等

壁人於廁中置人於廁壁之中上欲宿心動而去

綱 十二月還宮

綱 癸卯九年冬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書謹始也

此舉而後中國失其尊矣特書結自我也 綱 匈奴數苦北邊上患之劉

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

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

見上殺弑父妻去母冒頓以鳴鏑射殺其父頭曼以

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誠以適嫡長公主天子女

周制天子嫁女諸侯至尊不自主婚使諸侯同姓者

主之故謂之公主後代帝姊妹為長公主帝姑為大

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闕氏見上生子必為太子冒

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見上可無戰以漸

臣也帝曰善乃取家人子宮人名號有上家人子名為長

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結和親約

龜山楊氏曰婁敬之說何其謬也夫于婿之與外孫孰與父子親哉彼且殺父以代立況妻子

同監易知錄 卷之十 漢高帝

之父平。然人主厭兵。故一言之謬。而遂成于載之患。惜哉。

從齊楚六族豪傑于關中

綱十一月徙齊楚大族豪傑于關中。劉敬言匈奴

河南地。見八卷七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人馬不帶一甲日輕騎一

日一夜可以至秦中。即關中且諸侯初起時。非齊諸國

姓。齊大楚昭。屬。楚三莫能與。今關中見七少民。北

近匈奴。東有疆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去去聲而臥

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

有變。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昭。屬景

懷田。懷與田齊二大族氏及豪傑於關中。與利田宅。給與便利之處

不征凡十餘萬口。綱春正月。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

為趙王。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一告者謂非常之事。斥言

反背於是逮捕。逮及也。辭之所及。則追捕之。又逮者也。討捕之。故有或但言逮。其人在而直追取之。捕者其人亡。當趙王敖。及諸反者。詔敢從

者族。趙午等皆自剄。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

不反者。乃輜。成上車膠致。同繳。輜車。卓上著板。四

所見膠致。膠密也。不得開致密也。詣長安。即中田叔客孟舒。皆自髡鉗

五。見上。為王家怒。以從聲。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

不知。撈劫笞刺。劫。劫也。劫亦刺也。身無可擊者。終不

貫高曰王不反

漢高帝

復言廷尉見入卷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泄薛公曰：臣

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侵猶過也。越也。上

使泄公持節往問之曰：趙王果有謀不否？高曰：吾三

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具

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為宣平侯。而

徙如意見上十七王趙。上賢高，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自

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

篡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亢。同亢音剛。喉也。遂

死。上召叔等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守相。

貫高仰絕厄死

貫高小亮不塞大逆

荀悅曰：貫高小亮不塞大逆，秋行不贖，公罪春私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

綱夏六月晦日食。以蕭何為相國。

綱甲辰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葬萬年。見上卷十

令諸侯王國皆立廟。書皆立廟何法譏非古也。綱以周昌為趙

相。趙堯為御史大夫。目定陶。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戚姬有寵

生趙王如意。呂后年長益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

類已，常留之長安，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爭諍之，皆

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

吃吉口不便言。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

期期

綱鑑易知錄 卷之十一 二十

此難以口古爭

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為去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為御史大夫。上猶欲易太子。於是呂后使建成故城在直隸河開府獻縣侯呂驛之彊要留侯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土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起里季。夏黃公。用六里先生。漢書音義曰東綺夏用四姓也今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固請其

來。來以為客。睦從入朝。命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客建成侯家。綱九月代相國陳豨。喜反。帝自將擊之。目初上以陽夏今河南開封府侯陳豨為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常慕魏太康縣無忌。戰國魏公子號信陵君之養士。及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周昌求見上。言豨賓客甚盛。擅兵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諸不法事多通引豨。豨恐。遂反。上自擊之。至邯寒鄆。平府邯鄲縣喜曰。豨不南據邯鄆而阻也漳水。出山西潞安府長子縣東流至河南彰德府林縣界吾知其

綱鑑易知錄

卷之十一

漢高帝

二十一

無能為矣昌奏常山今直隸真定府亡二十城請誅守尉郡守

都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丞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

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告自於上而見之也四人封各千戶以

為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

豨有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

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質古人上曰吾

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

綱乙巳十一年冬破豨軍春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

夷三族書凡書殺殺無罪也信與豨通則謀反矣不

高帝不愛四千戶

信 吕后殺韓

帝之奪信王非其罪也於是帝未還目冬太尉見下

都而殺之而夷之甚矣故斥書后殺目冬太尉卷五

周勃道從太原今山西太原府八代今山西大地陳豨軍敗

淮陰侯信舍人左右親弟上變告見上陳豨前過趙

代過辭信信辟壁左右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

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再

至則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

圖也豨曰謹奉教今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

赦諸宮徒奴發以襲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報未發

吕后與蕭何謀詐言豨已得死給臺上聲信入賀使

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見上卷乃為兒女子所詐遂夷三族

功過當相準

致堂胡氏曰功過當相準信功不可忘也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釁拒徹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反計則當侯以次國逆謀既露猶當宥其子孫如此則漢祖於紀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迎陳見上八自王見上而無負矣卷二七失期見上一

綱帝還至洛陽上還聞韓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乃詔捕徹至上曰若也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上怒曰烹之徹曰秦失其鹿以鹿喻帝位言秦失其國如虞人之失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且當是時臣獨知信非知陛下也

文帝

求遺賢詔

也。蹈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上曰置之綱立子恆為代王綱二月詔郡國求遺賢書求遺賢何美

急賢也八綱目二百餘年於是始見自是而舉賢良舉直言皆帝啓之矣**目**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霸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言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為去聲之勸為之

駕遣詣相國府有而弗言覺免發覺則免其官年老癯病勿

遣綱梁王越廢徙蜀三月殺之夷三族書梁王越也越不從反矣曷為罪之權不足也然則何以復書殺甚殺之者也廢之可也殺之夷三族甚矣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

鄆上怒讓責也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往

則為去聲禽同不如遂反王不聽梁太僕官名得罪亡走

漢告之上使使下使去聲掩襲也梁王囚之洛陽見上有司治

反形已具論如法赦為庶人傳轉去聲也處蜀至鄭

逢呂后從長安來王為呂后涕泣自言無罪后與俱

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去聲患不

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乃令人告越復謀反夷三族

梟首洛陽下詔收視者捕之梁大夫爰布使於齊還

奏事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烹之布曰方上

之困彭城見上卷敗滎陽見上卷也王與楚則漢破

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見上卷微彭王項氏不亡天

下已定而陛下以苛細也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

人自危也於是上乃釋布拜為都尉綱夏四月還宮

綱五月立故秦南海尉趙佗號為南粵同王初秦

呂后殺彭越

爰布奏事越頭下

綱鑑易知錄 卷之十一 二十四

南海郡名治廣州府尉任囂病且死名龍川今廣東惠州府龍川縣

令趙佗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吸絕道聚兵誅

秦吏擊舛桂林今廣西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

陸賈使南越

至是詔立以為南越王使陸賈即授璽綬與剖符見

九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為南邊患害賈至說佗命稱

陸賈說稱詩書

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為大中大夫賈時時前

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也汝公帝自謂居馬上得之安事

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

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向使秦

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

色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

成敗之國賈乃籙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

陸賈新語

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以素所未聞故名

李西涯曰漢世守成之功甚陸賈其魁首乎新語未奏之先而帝不知尊太公新語既奏之後

而帝遂能尊孔子然則漢之矣教皆賈啓之也況和平勃誅諸呂立孝文其功尤偉乎太史公

以辯士目之吾謂和平勃見下卷十史記余讀竊為賈不平矣

帝有疾臣帝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十

餘日舞陽今河南南陽府舞陽縣侯樊噲排推開闕宮中門直入

排闥直入

漢高帝

大臣隨之上獨枕去聲一宦者臥噲等流涕曰始陛下

與臣等起豐沛今江南徐州豐縣沛縣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

下已定又何憊敗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見史記卷十

二乎帝笑而起綱秋七月淮南見上卷王布反帝自

將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布擊殺荆王賈又敗楚軍

遂引兵西目初淮陰侯死黥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

海其肉以賜諸侯布大恐發兵反上召故楚令尹薛

公問之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

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爾使布出於上

薛公料黥布三計

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

出於下計陛下高枕去聲而臥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

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吸。號。各之書燕趙固守其所

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見上卷十四

之粟塞成臯見上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

故城在江南鳳陽府壽州歸重輜重於越越地身居長沙今湖廣長沙府此下

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故驪山之徒見八卷二十

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於是

上自將兵而東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厭兵必不

能來淮陰彭越皆死餘不足畏也東擊荊荆王賈走
死擊楚楚敗遂引兵西賈帝從兄楚帝弟交

綱丙午十二年冬十月帝破布軍於蕪奇西布亡走

長沙王誘
誅黥布

長沙王臣誘而誅之法書凡書誘譏也此其書誘何前

於誘矣書長沙發英布之死前史皆以殺書至綱日

王臣予其功也明始筆其誅者正名定罪也上書布

及既正其名於前此書布誅遂定其罪於後布亦何

得而辭哉信越無罪則書以殺布實有罪則書其誅

故雖三人同功一體至其罪之有無不可槩置淫涇

論非綱目別異而書之幾於涇涇不分矣 綱二水

名涇濁 目上與布兵遇於蕪水名在湖廣西布兵精

甚上望其置陳陣如項籍軍惡之遙謂布曰何苦而

反布曰欲為帝爾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江南

長沙王臣吳芮之子名臣使人誘與走越殺之綱帝

還過沛復福其民世世無有所與預書何譏也以

為君天下而私一邑也自帝有此書而後光武書復

春陵復南頓玄宗亦書復潞州帝啓之也而世世

無有所與 註音復春陵見二十卷十七復南頓見

又甚矣注二一卷八復潞州見四八卷十九 目上

還過沛今江南徐置酒沛宮在沛縣悉召故人父

過沛復其民

大風歌

綱鑑易知錄

卷之十

漢高帝

二七

以太牢祀孔子

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千秋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謂復除其賦役。太尉周勃誅陳豨，定代地。綱立兄子濞，為吳王。且更以荆為吳國，濞喜。帝之子也。綱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祠孔子。牛曰書，太牢。書祠孔子何嘉重道也。書祠孔子多矣，鮮有書所以者。書以太牢重嘉之也。自阮焚禍烈，吾道幾墜，帝以不事詩書之資，方破布而歸，適然過魯，乃能動念及此。至以太牢祠焉，帝亦有夫過人者矣。漢四百年，吾道之重，實自此。綱自堯舜禹湯文武既沒，天生孔子，始持書美之。綱為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生民之類，不至燼爛絕滅者，吾聖迹扶持之功用也。自秦燔詩書，坑學士，天下大亂，其禍至於陳項極矣。漢高之與，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嫚罵溺冠，其視儒道不啻枘鑿之不相入。然過魯，祠孔子，乃見於兵戈倥偬之日，故綱目特筆予之，亦以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漢氏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脈蓋在於音。枘音瑞鑿音曹去聲，倥音孔總。溺冠見此。註八卷二八，枘音所，以入鑿，鑿穿孔也。宋玉九辨，圓枘而方鑿，今吾國知鈕錡而難入，倥偬不暇也。鈕錡音阻語。遂還宮。綱上還長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見四卷七。秦以不蚤定扶蘇，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見八卷十一。今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吾

減

叔孫通諫易太子

類不至燼爛絕滅者，吾聖迹扶持之功用也。自秦燔詩書，坑學士，天下大亂，其禍至於陳項極矣。漢高之與，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嫚罵溺冠，其視儒道不啻枘鑿之不相入。然過魯，祠孔子，乃見於兵戈倥偬之日，故綱目特筆予之，亦以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漢氏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脈蓋在於音。枘音瑞鑿音曹去聲，倥音孔總。溺冠見此。註八卷二八，枘音所，以入鑿，鑿穿孔也。宋玉九辨，圓枘而方鑿，今吾國知鈕錡而難入，倥偬不暇也。鈕錡音阻語。遂還宮。綱上還長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見四卷七。秦以不蚤定扶蘇，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見八卷十一。今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吾

四人皆眉皓白

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上佯許而猶欲易之。後置酒，太子侍，留侯所招四人者從。見上，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者出，上名戚夫人。上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

羽翼已成

翼已成，難動矣。上起罷酒，遂不易太子。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下蕭何廷尉獄

致堂胡氏曰：善乎子房之能納諫也，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幾，不問則不言，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之不難也。至於招致四人，以安太子，則其績尤偉。而司馬公乃致疑焉，以為若審有此，是子房為子植黨，以拒父也。夫高祖之雄傑，豈四叟所能抗，而大臣力諫之，強豈不賢於四叟之助鳴呼是未。知春秋深許首止之辭，而為存納約自牖之象也。故今特據舊史復詳載其首止之盟，見四卷七納約自牖易坎事云。冠卦六四爻辭：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肅室之所以受明者，言人臣進言納諫不可直遂，惟就所明以通所蔽，如不自戶而自牖也。

綱下相國何廷尉獄數日放出之。美改過也。公

綱監易知錄

卷之十

漢高帝

二七

坐而論道宰相代天理物與天子交相唯諸於一堂之上者也果有大罪則退之可也廢之可也賜之死亦可也械繫而戮辱之可乎哉

上林苑名在西安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毋收

蒙禾釋為禽獸食上大怒下何廷尉見入械繫之數日

王衛尉諫繫蕭何

王衛尉官名主姓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

暴也上曰相國多受賈古豎汝金而為之請吾苑以

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

而請之真宰相事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一搖足則

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

人之金乎帝不懌即赦出之何入謝帝曰相國為民

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

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綱燕王結結謀反春二

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立子建為燕王綱詔陳

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轉去噲詣長安目

帝病甚人或言樊噲黨於呂氏郎一日上晏駕天子

日晏駕蓋臣子之心猶欲以兵誅趙王如意見上之

謂宮車當駕而晚出也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

馳傳車載勃代噲將至軍即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

樊噲討盧綱周勃代將樊噲軍

悔

增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嬰晉呂后女弟名嬰之夫。今

帝特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因而致上。上自誅

之。未至軍。為壇以節見八卷三。召噲。反接友縛。載檻同轎。車

見上。傳驛詣長安。令勃代將。定燕反縣。綱夏四月。帝

崩。目上擊黥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

醫入見。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也。劍取天下。此

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辨鵠春秋時良醫也。姓秦

鵠相類。故仍號扁鵲。又何益。罷之后。問陛下百歲後

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戇。撞

戇愚直也。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

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其次。上口。此後亦非

乃也。所知也。遂崩於長樂宮。見上。綱盧縮亡入匈奴。

綱五月葬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天子葬地曰陵。初高祖不脩文

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

民心。作三章之約。見八卷三。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

次謂第其輕重也。以初約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故

命蕭何擴摠秦法。作律九章。擴摠拾取也。擴音均

音聲。摠音聲。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張蒼以列侯居相

音聲。者。章。庶。數。之。章。術。也。程。決。式。叔。孫。通。制。禮。儀。見上

也。謂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叔孫通制禮儀。見上

勅

又與功臣剖符見上

作誓

剖符使世襲其爵而誓日使黃河加帶泰山

國以末存

丹書鐵券

券符契也以鐵鑄之宋書

爰及萬裔

金匱石室

金匱猶金滕也以誓書藏之匱中而

祿

金匱石室

之以金不使人開之又以石為室備

其中

全滕

藏之宗廟

使與國

雖日不暇給規模弘

遠矣

爵邑

令郡國立高廟

太子盈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赦樊噲復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一

周之剏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漢紀

孝惠皇帝

名盈高帝太子在位七年壽二十歲而崩諡法柔質慈民曰惠

綱丁未孝惠皇帝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

目太后令永巷

宮中獄名永長也宮中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

囚戚夫人

令春

充使

名趙王如意三反禍周昌

見上卷

曰高

忠帝至性

帝屬視也。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

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

袂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諫也。帝晨出射

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醕朕夫聲亦作鴆。醕酒有鴆毒也。

毒鳥，以其毛灑去之，遂斷短戚夫人手足，去上眼

輝熏耳以藥熏之，飲瘖瘖，病也。藥使居廟中，命曰人彘。

召帝觀，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

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為

淫樂，不聽政。

人彘

孝惠未知大義

綱 戊申二年冬十月，齊王肥見上來朝，見上齊悼惠王

來朝，飲太后前。帝以王兒也，置之上坐，太后怒，酌醕

上酒賜之。帝欲取飲，太后恐自起，泛捧也之。齊王大

恐，出獻城陽郡故城在山東青州府莒州為魯元公主湯沐邑。見上

卷二 乃得歸。綱 春正月，兩龍見。現蘭陵今山東兗州府嶧縣井

中。綱 隴西今陝西臨洮府地震。綱 夏，綱 秋七月，相國鄒侯

蕭何卒，以曹參為相國。綱 書 爵姓者美稱也，不書姓者

兩龍見蘭陵井中

司馬淵公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妾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義也。

極辭也。惟不書。相國何病。上問曰。君即百歲後誰

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

矣。七月。薨。諡曰文終。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

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參

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居無何。使者果

召參。參去。屬其後相。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

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

曰。獄市所以并容也。今擾之。致人何所容乎。始

參微時。與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

曹參屬後相

曹參日夜飲醇酒

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吏

木訥。重厚長者。名為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

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

有言參。輒飲。以醇酒。莫得聞說。見人有細過。專掩

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帝怪參不

治事。使窋私問之。參怒。答窋曰。趣入侍。天下事非

若也。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彼也。者。我使

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

朕乃安敢望先帝。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

百姓歌曹

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明也。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曹參養成漢家寬厚之風

程子曰。曹參去齊。以獄市為託。後之為政者。曹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盧辨曰。補天下者。立法易。而深刻者。輒斥去其養。成漢家寬厚之風。厥功良亦偉矣。秦誓稱。斷斷無他技。其參之謂乎。

綱已酉三年春。與匈奴和親。高帝遣使和親。則書也。何怨乎。惠帝非創焉耳。匈奴冒頓見上卷方彊。為書遺高

季布責樊噲

后辭極褻嫚。慢。冒頓音云。兩主不樂。無高后怒。議斬其使。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見上卷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未

絕傷夷。亦傷也。甫起而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

謾。欺也。誰也。且夷狄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報書。遂謝。遣以車馬。冒頓復使使來謝。因獻

馬。遂和親。

立皇后張氏

綱庚戌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漢惠帝

漢惠帝

後辭也。此其書立皇后。張氏何。后帝甥也。倫序亦少乖矣。異其父者。異其事也。目后帝姊魯

元公主。卷七。女也。太后欲為重親故。以配帝。綱春正

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賦役也。綱三月帝冠

除挾書律。綱除挾書律。書律之也。亦惜之也。為惜之惜

立原廟。綱立原廟。法書也。叔孫通成之。綱大廟則原廟果何為

其失自見。目帝以朝長樂宮。太后數。朔。蹕。必。顏

天子出則稱警。示戒肅也。入則言蹕。止。煩民。乃築復

道。卷九。武庫。在未央宮。蕭何。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

月出遊衣冠之道也。高帝衣冠藏在高寢。每月備法

故云。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怪之

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

原廟。原。再也。先既立廟。於渭。水名。在西北。衣冠月出

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原廟之

作始於惠帝。自是之後。皆以原廟便於用。俗禮而美觀。其去古人重宗廟之意遠矣。

致堂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又作原

廟。則通之過也。其日人君無過舉。作原廟。非過

舉乎。使後世致隆於原廟。而

綱宜陽。今河南河南。雨。去。血。大異。

綱辛亥。五年。冬。雷。桃李。華。棗。實。綱冬。雷。異也。而桃李

瓦陽雨血
桃李大華
棗實

夏大旱。秋八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諡曰懿。

綱 壬子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

相。綱 夏，留侯張良卒。諡曰文成。神仙詭誕之說，先儒論

赤松子遊司馬氏亦既及之矣。綱目前書張良謝病

辟穀疑若真有導引長生之術，至是書留侯張良卒

則知子房指於神仙之意，豁然。綱司馬氏見

平見而詭誕之說不攻自破矣。綱上卷七。綱以周

勃為太尉，日丞相日太尉。應者二十餘，可畏矣哉。綱夏五月，日食既。

目書正月朔，食二十八有。遂音尹氏曰：漢自除秦苛法之後，惠帝繼之一

有美勝而災異數見，何哉？蓋自二年兩龍見井中，地震夏旱，越一年宜陽雨血，冬雷棗實，至是則日食正旦矣。天下大變，孰甚於此？未幾，盛夏之月，日食之既，既盡也。日者，人君之表，食之盡，可乎？惠帝即世，呂氏擅權，上天告戒之意，切矣。綱日書法之旨明矣。

綱 秋八月，帝崩。

班固贊曰：孝惠內脩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綱 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呂庸人將之，則軍國大權已入呂氏掌握。劉氏烏得不危哉？綱日書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謂之后

使，則見其出於私意，而非公選。綱帝崩，太后哭泣不

又以病，當時之將相大臣也。綱帝崩，太后哭泣不

止。張良、孫辟疆為侍中，謂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

呂台呂產將南北軍

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居南北軍漢衛宮之兵謂之南軍京

城之兵謂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太后心安君等脫

禍矣從之諸呂權由此起綱九月葬安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

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書漢世太子即位未有不

人子也他人子也而書太子即位予之歟不書立某

為太子則非予之也不予之則曷為稱太子未嘗書

而不知其各所以著其非正統也初太后

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至是

即位。

高皇后呂氏名雉惠帝崩少帝立后臨朝稱制八年而崩壽六十二歲

綱甲寅高皇后呂氏元年於是有所謂少帝矣為仍舊

人子而呂氏則漢太后也故以呂氏紀元而實錄之

不以他天子配正統也然則曷為不於歲下大書

所深懼也故特變例書之正統大書見七卷

十一月太后以王陵為帝太傅陳平為右丞相審食

異其基為左丞相任敖為御史大夫綱太后議欲立

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明曰非劉氏而王

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高帝定天下主子弟今太

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及退陵讓責平勃曰始與

高帝嘽敵血盟諸君不在邪今欲阿意背約何面目

王陵守白馬之盟

八臣之義
以陵為正

見高帝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廷爭詩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知臣於是太后以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見上卷乃抵堯罪任敖嘗為沛獄吏有德於太后故以為御史大夫

伊川程氏曰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平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故承順而不諫直亦畏死耳平後令周勃先入北軍亦不是推功讓能只欲令勃先誅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耳如人臣之義當以陵為正

桃李秋華

地震山崩

致堂胡氏曰自已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固也侯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且平勃全社稷定劉氏之功是亦僥倖而已矣向使太后有議而將相大臣皆以為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自是而後權歸呂氏漢祚幾易他日平勃安劉之功僅足以贖玉諸呂之罪耳

綱夏四月立張偃為魯王子張敖封山朝武為列侯立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恆山王山朝武三侯皆太后所名孝惠子也綱立呂台為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為呂國綱

秋桃李華

綱乙卯年冬十一月呂王台卒綱春正月地震武都今陝西鞏昌府階州山崩綱夏五月太后封齊王悼惠弟通子

綱

漢高后

通鑑入帝

綱鑑易知錄

卷十一

九

章為朱虛故城在山東青州府臨朐縣。胸音渠。侯令入宿衛宿衛不書

此何以書特筆也朱虛所以成功決與宿衛耳牽制其外章處其內以誅諸呂不難也。綱六月

六銖錢

晦日食。秋七月恆山王不疑卒。綱行八銖錢銖錢二

十四分書錢幣綱太后立山為恆山王更名義

綱丙辰年夏江漢見三五水溢。綱秋星晝見。現。綱伊

洛汝水溢伊洛二水在河南河南府汝水在河南汝寧府

婦人封侯

綱丁巳年夏四月太后封女弟須為臨光侯婦人

終綱月千三百六十二年一而已書深談之。綱廢少帝幽殺之五月立恆

山王義為帝更名弘以朝為恆山王

綱戊午年春南越王佗見上卷反。國有司請禁南越

關市鐵器南越王曰此必長沙王見上卷計欲倚中

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遂自稱南越武帝

攻長沙今湖廣長沙府敗數縣而去

綱己未年冬十月太后廢呂王嘉立台弟產為呂王

春星晝見。行五分錢

綱庚申年春正月日食晝晦。二月太后徙梁王恢

為趙王呂王產為梁王。綱秋七月趙王恢自殺太后

立呂祿為趙王。國趙王恢以呂產女為后王有愛姬

五分錢

綱鑑易知錄

卷十一 漢高后

九

后酖一見上殺之。主悲憤自殺。太后以為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使使告代王恆。欲徙王趙代。三謝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兒子祿為趙王。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為耕田歌。曰：深耕穡記。密也。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失之。太后默然頷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陳平嘗燕居深念。

劉章耕田歌

陳平燕居深念

陸賈往直入坐。而平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平日生揣我何念。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不過慮諸呂少主耳。平日然。奈何。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素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周勃。因為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龜山楊氏曰：予觀劉章言耕田事。及誅亡酒者。未嘗不為之寒心也。使其由是。以才見忌。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為。尚可得乎。然則其獲兔而成功。亦幸而已。

雪航趙氏曰：史載陳平六出奇計。觀其離間楚君。臣偽遊雲夢之類。此亦非攘利之為。而非君

陳平漢初
罪魁

子正夫之道至阿呂后王諸呂以大言欺王陵
及諸呂用事而乃長禍及已端居深念殊無一
策匡救昔呂奇詐大言皆虛誕矣幸得陸賈之
教交驩周勃向使亂寄不可使祿產不解兵豈
不危乎勃幸得其兵諸呂就僂平亦竊安漢之
功先儒謂漢之所不安者皆平之罪也及對
文帝言宰相之職又以大言勝周勃豈真存理
陰陽順四時之道哉四明黃氏言平為漢初罪
魁豈不謂六出奇計見上卷十
然乎 匪六對文帝見上卷十七

綱九月遣將軍周竈將兵擊南越

綱辛酉夏江漢水溢綱秋七月太后崩遺詔

產為相國祿女為帝后審食其為帝太傅目初太后

祓弗還祓除也三月上巳日臨水洗過軹止道在

東城見物如蒼犬來撼棘持也掖之間十之云趙王如意

一見止為崇歲神遂病掖傷病甚乃令祿為上將軍

居北軍產居南軍南北軍見上六戒曰我崩大臣恐為變必

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至是崩綱齊王襄發

兵討諸呂相國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畱屯滎陽

與齊連和九月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

諸呂齊王灌嬰兵皆罷書書使何未有君命未有君

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繼書嬰畱屯滎陽與齊連和則受其

使者所以為計能計也嬰於是可謂能權矣故下書

齊王灌嬰兵皆罷目諸呂欲為亂未敢發朱虛侯以

劉章告齊王發兵誅諸呂

連和

卿寄給說呂祿

呂祿女為婦。知其陰謀。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為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為帝。於是齊王發兵擊濟南。今山東濟南府。見上入。遣諸侯王書。陳諸呂罪。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乃還兵。西界待約。時太尉勃不得主兵。酈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平勃使人劫以力之商。令寄給臺上聲。說粉。欺也。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

亦以為宜。今太后崩。帝他人子。名弘。少而足。下不急之國。

乃將兵畱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

視也。太尉請梁王呂產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

必罷。足下高枕去聲。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

計。猶豫見九卷。二八。未決。九月。平陽侯質。曹參子。留質。曹參子。見產。會

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宗告

產。且趣促產急入宮。當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批

軍。不得。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見八卷。三。矯制制。當寺。論。操。

復令寄語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然尚存南軍

言密開語呂平勃

軍中皆左

右袒但袒露臂也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然尚有南軍

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命密告衛尉

毋入產殿門產欲入宮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

來勃尚恐不勝未敢公言誅之乃謂章曰急入宮衛

帝予卒千餘人入宮門擊產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

去章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輿載就謁者同車其載因節信

馳斬長樂宮名見上四衛尉呂更始還報勃勃起拜賀遂

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廢魯王

張偃見上八遣章告齊王罷兵灌嬰兵亦罷歸

劉章殺呂

更劉章斬呂

班固曰孝文時天下以鄰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推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致堂胡氏曰太尉左袒之令非也有如軍士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何故程子謂是時直當驅之以義而巳不當問其從不從也況將之於軍如臂之於指其為劉氏與不為劉氏非惟不當問亦不必問也

請大臣迎立代王恆

綱諸大臣迎立代王恆後九月至即位誅呂后所名

孝惠子弘等赦書呂后何無母道也呂后所名

誅其為無母道也大矣故綱曰於此直書曰所名孝惠子而不書大所以絕之於文帝也

大臣謀曰少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詐名

他人子而立之。以彊呂氏。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或

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大臣皆曰。呂氏幾危宗廟。今

齊王舅駟鈞虎而冠。即立齊王。復為呂氏矣。代今

西大同府王高帝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

乃召代王代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詐。願

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秦失其政。豪傑並

起。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

王子弟。地犬牙相制。其境土交接若犬牙。不此所謂

磐石之宗也。磐大石也。荀子國安于磐石。天下服其彊二矣。除

如往觀

大王勿疑

願請開

王者無私

秦苛何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

以呂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

北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見上今大

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故因天下之心而欲迎

立大王。大王勿疑也。王乃命昌參乘。見十六武等六

人乘傳。見上詣長安。漢都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至渭橋。橋跨渭水。上在

西安府城外羣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

請開。不於衆中顯論也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

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謂曰。至邸底而議。

之。邸舍也。漢制凡郡國朝宿。後九月晦。至邸。丞相平

等皆再拜言曰。願大王即天子位。王西鄉。向讓者三

南鄉讓者再。遂即位。章弟東牟。故城在山東登州府文登縣。侯興

居請除宮。本紀作清宮。乃與太僕滕公。夏侯嬰。入宮載少帝

出奉法駕迎帝。即夕入未央宮。見上卷。夜拜宋昌為

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上聲。殿

中有司分部誅少帝及諸王於邸。帝還至前殿。夜下

詔書赦天下。

太宗孝文皇帝。名恆。高帝中子。初封代王。惠帝無嗣。呂后崩。大臣迎立之。在位二十三年。

壽四十六歲而崩。諡法慈惠愛人曰文。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至刑措。至於制度禮樂。則謙遜而未遑也。

綱 壬戌太宗孝文皇帝元年冬十月以陳平為左丞

相周勃為右丞相灌嬰為太尉論功益戶有差。唯

請呂之誅。綱目首書齊王襄發兵。致討。繼書平勃。朱虛誅產。祿及諸呂。今也論功。行賞。止及平勃。灌嬰。而不及二人。此意特以劉章賞欲立齊王。故不錄其功。而當時大臣亦無有能明之者。夫以平勃阿意。曲從稔成。呂氏之禍。綱目於此文無予奪。若不甚自然。而過者大有。選庭。綱目於此文無予奪。若不甚自然。而即前所書觀之。則知二人之為存功。即後所書觀之。則知二人之不及賞。其是。其否。固自曉然。於書法之。斷案也。綱目音忍庭音聽。選庭音遠。

此功賞之
斷案

除收孛相
律令

袁盎論周
勃

病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
願以右丞相讓勃從之勃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
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
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
主亡與亡以身徇主與之同存亡也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時
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
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
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綱十二
月除收孛相坐去聲律令綱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

振窮養老
節

法已論平聲而議罪也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同所坐
之及為收孛孛妻子也收錄其朕甚不取其除收孛
諸相坐律令綱春正月立子啓為皇太子綱三月立
竇氏為皇后綱后太子母也故立之后弟廣國與兄
長君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死
命且懸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
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
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綱詔定振
窮養老之令綱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皆有以自

綱鑑易知錄

卷十一

漢文帝

十六

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或_店。近邊_{欲墮意}於危亡而莫

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

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

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

哉具為令有司請八十已上月賜米肉酒九十已上

加帛絮。綱夏四月齊楚地震山崩大水潰會出。綱令

四方毋來獻。目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_{亦作}。旗在

前_{編以羽毛列繫插旁車十謂屬祝}。車在後_屬

連屬也古者諸侯車九乘秦滅九國兼_{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吉行_{巡日}

合四方毋來獻

五十里師行伐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下詔

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復來獻。綱封宋昌為壯

武侯。目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

來功封宋昌為壯武侯。

文帝脩代來功

致堂胡氏曰文帝脩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有所侯者纔宋昌一人此所以為後世法矣後世有自蕭王入繼大統者汲汲施惠於其故邸之屬每加隆焉會不知其示不廣於天下也。註

三時去年秋九月自代來至今夏四月是歷三時矣

綱秋八月右丞相勃免。目帝益明習國家事。而問

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

陳平決獄
後效之對

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
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見入
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即司農上曰。然則君所主者何事
也。平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
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
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勃大慙。乃謝病免。平專為丞
相。綱遣大中大夫陸賈使南越。南越王佗稱臣奉貢。
雷凡使稱名自初隆。林慮。今河南侯竈擊南越
嘉不辱也見上。會暑溼。大役不能踰嶺。見三五趙佗因此以兵

文帝賜趙
佗書

威財物賂遺。去聲閩越。閩。東越別名。春秋七閩。地屬越人。所居故稱閩越。今福建等
地。西甌。今廣東瓊州府。今安南國交州府。地屬越人。所居故稱甌越。今福建等役屬焉。
皆役屬。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讀導二音。天子
於南越。為裏是為黃屋。纛以犛牛尾為之。如斗。在乘。稱制與
與車衡上。左方注之。故曰左纛。音茅中國侏。帝乃為佗親家。在真定。今直隸者。置守邑。歲
時奉祀。名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賈前使
上卷。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南越見
於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
變。賴功臣之力。誅之。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

立乃者循言彼時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
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
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
為寇不止長沙苦之見上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
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
一亡十朕不忍為也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
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
也願與王分棄前惡去聲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
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下令

趙佗報文帝書

國中曰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今
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為書稱蠻夷大長猶言酋長老夫臣
佗味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
幸賜臣佗璽以為南越王見上卷孝惠皇帝義不忍
絕所賜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
與蠻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母予牝老夫
處僻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
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
父母墳墓已壞怪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平聲更相

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於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矣。

南軒張氏曰。文帝之待夷狄。其有道矣。以南越尉佗之強。恣自高。帝猶難於服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遺以一書。其書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彼見帝推誠如此。則又安得不服。故其報書亦首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貴側室之子。為謙則佗敢以越吏諱哉。推此一端。忠

信。可行於蠻貊也。

名吳公為廷尉

綱名河南守吳公為廷尉。以賈誼為大中大夫。

吳公治平

尉始此終西漢書廷尉也。而帝之世二人焉。吳公。張釋之。皆吉人也。

第一

守吳公。其名治平。為天下第一。名以為廷尉。

吳公薦賈誼

見上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為博士。

時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請改正朔。

卷二 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耕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綱癸亥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卒。諡曰綱十

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賈山至言

一月以周勃為丞相。綱是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其要者自秦禁偶語。天下以言為諱。故雖災異譴告。亦莫之省。是以淪於滅亡。而不寤。至漢氏之興。雖寬大如高祖。慈柔如孝惠。然去秦未遠。遺風猶在今。孝文乃能因日食之變。詔舉賢良方正。一舉而敬天聽。言求賢之意。皆在其中。天下之人。自是改視易聽。一洗舊染。後世踵為。故事。自我作古。不亦善乎。言曰。直言諫曰。極諫。書之於冊。是為千古之美。且顯陰。故城在河南。侯。灌。騎。賈山上書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爛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

而不敢自盡。而沉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疲不能勝。升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天下已潰。會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乃直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

止輦受言

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陛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母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法度也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速上聲。駕人。以行曰輦。受其

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帝從

霸陵

城名在西安府城東，本秦穆公所築，漢文帝置墓陵於此。曰置霸陵縣，即今咸寧也。上欲

西馳下峻阪

返

中郎將袁盎騎並

傍

車擊

攬

轡並依也。盎

袁盎諫馳峻阪

騎依並帝車，覽持其轡，不容馳下。

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

子，坐不垂堂，聖主不乘危，不微幸。今陛下騁六飛，

五路駕六馬，六馬之疾若飛，故曰六飛。史記作六騁。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

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

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苑名在西安府渭南縣。布

袁盎引御慎夫人坐

席。盎引御慎夫人坐。

座

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

說耕藉田

賈誼說上
積貯

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屍見上乎。上說。語夫人賜益金五十斤。**綱**春正月。親耕藉田。**田**籍何重。農且恤祀也。**目**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衆。淫侈之俗。日以長。天下財產。何得不匱也。竭即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猝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文入聲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求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循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菜。盛音者天子耕藉田千畝。言親自踰履於田而耕之。天子三推。三**綱**三月立趙幽公五。推。卿大夫九。推。庶人受以終畝。三**綱**三月立趙幽王。趙王友為子辟疆為河間王。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王子武為代王。參為九原

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文入聲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求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循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菜。盛音者天子耕藉田千畝。言親自踰履於田而耕之。天子三推。三**綱**三月立趙幽公五。推。卿大夫九。推。庶人受以終畝。三**綱**三月立趙幽王。趙王友為子辟疆為河間王。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王子武為代王。參為九原

王揖為梁王。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先立河

開今直隸城陽二見上濟北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王。然後立皇

子。張南朝曰有司請王諸子先詔諸兄之無後者而立之三代而下亦未易多也。綱夏五

月除誹謗妖言法。法書直言雖舉而秦之虐禁猶有存

除誹謗妖言法廣言路。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旌也

可嘉矣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堯立誹謗之木慮

者書之。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

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

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綱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

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租之半。法書上書親耕藉田此書賜民牛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

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今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

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綱甲子三年冬十月晦日食。十一月晦又食。綱丞相

絳今山西平陽府絳縣侯勃免就國。綱以灌嬰為丞相。罷太尉

官。綱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在直隸真定府冀州侯。審食其

食其邪僻之人。法當誅死。何以善殺而不去其爵。不

與劉長之擅殺也。當是時。明天子在上。藩臣來朝。乃

於輦轂之下。戕害列侯。罪已不容於誅矣。赦。綱初趙

文帝仁柔之過

綱鑑易知錄

卷十一

漢文帝

二四

王敖見上卷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震。懷孕也。及貫

高事發見上卷美人亦坐繫美人弟因審食其見上

言呂后呂后妒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惠。恨。即自

殺吏奉捧其子詣上上悔之封以為淮南治江南揚州江都縣

王王蚤失母附呂后故呂后時得無患而常怨食其

以為不彊爭評之使其母恨而死也及上即位驕蹇

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往見食其自袖鐵椎

椎殺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為親故赦弗

治以此歸國益驕恣警蹕見上稱制擬於天子袁盎

劉長鐵椎

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綱夏五月匈奴入寇

帝如甘泉官名在西安府淳化縣甘泉山上遣丞相嬰將兵擊走之

遂如太原濟北王興居反遣大將軍柴武擊之秋七

月還宮八月興居兵敗自殺內書反矣不書討何病帝也帝於興居亦

矣少恩初誅諸呂朱虛侯功尤大見上大臣許以趙

王章以梁王興居章弟帝聞其初欲立齊王見上故絀

其功割齊二郡城陽濟北以王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

頗快快聞帝幸太原今山西太原府以為天子且自擊胡遂

發兵反帝遣柴武擊之兵敗自殺綱以張釋之為廷尉

以張釋之為廷尉

尉釋之初為騎郎十年不得調去聲。陞也。袁盎薦之

為謁者掌賓贊受事之官朝畢因前奏事上曰卑之毋甚高

論令平聲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閒得失上說拜謁

者僕射上夜。百官志謁者僕射一人僕射見八卷八從行從上行也登虎園上權

苑中園養獸開也虎園在上林苑中園之上有樓觀故曰登上問上林尉諸禽獸

簿尉不能對虎園掌聽訟於虎園從旁代尉對甚悉

欲以觀貫也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帝曰吏不當若

是邪名釋之拜尚夫為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周勃

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會

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甜入聲。多言貌。利口捷給給。談

以嗇夫口辯而趨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米。順從也。

爭為口辯而無其實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就車

名使參乘見十六卷六徐行問秦之敝拜公車令百官志

馬令一人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舉對策者頃之太子與梁王見

三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天子門有司馬主武事故名釋之追止

之効核也不敬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

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

之拜為中大夫是歲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渭橋有三中渭

張釋之劾太子梁王

橋在西安府西北二十五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上秦
始皇造以渡渭南離宮東渭橋在西安府東北五十
里漢高祖造以通棧陽西渭橋在西安府西北二十
里漢武帝造跨渭水以通茂陵以其對便門故亦名
便橋唐名音棧陽見上卷十二茂陵音陵見十三卷二六
有一人從橋下走

乘輿馬驚捕屬祝廷尉釋之奏犯蹕見上當罰金上

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

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

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病也平其不壹傾一傾

平去聲天下用法皆為去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

廷尉言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座前玉環得下廷

廷尉天下之平

尉治釋之奏當棄市殺人曰棄市王制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上大怒曰

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

吾所以共恭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

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見上

一杯衰也手土不敢斥言毀撤山陛下且何以加其

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龜山楊氏曰釋之之論犯蹕其意善矣然日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矣關人主妄殺人之端也既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則犯法者天子必律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而擅誅乎

綱乙丑四年冬十二月丞相嬰卒以張蒼為丞相

張蒼律歷

蒼好書博聞尤邃

歲深也律

候氣之管見歷

算數也所以紀歲月

日晴分數

名河東守季布至罷歸郡

上名河東今山西平

陽守季布欲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使酒難近者至

畱邸

見上一十四

一月見罷布因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

故名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

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之譽平聲而名臣以

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以闕陛下之淺深也

上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名君爾綱以賈誼為

長沙王太傅綱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

以賈誼為長沙王太傅

夜半前席

之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上於是疏之不

用其議以為長沙

見上九

王太傅。後帝思誼召至入

見上方受釐

同釐。祭祀福祥也

坐宣室

未央宮前殿正室也齊則居之因感

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

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

也綱下絳侯周勃廷尉獄既而赦之

書既而赦之何法美改過也

周勃既就國

見上二四

每河東守

郡守尉丞行巡察也縣

至絳

見上

勃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人有

告勃欲反下廷尉逮

見上卷十九

治薄太后謂帝曰絳侯

盜劫日長

漢文帝

始誅諸呂。綰也皇帝璽居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

小縣。顧欲反邪。帝乃使使持節赦之。復爵邑。勃既出

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綱丙寅五年春二月地震。

周勃知獄史之貴地震

致堂胡氏曰文帝之時有此大異何也曰天地之變非一端也盡以為人事致之則牽合附會泥而不通盡以為氣數適然則古人脩德正事反災為祥者亦不少矣要之為天下主父天母地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當祇栗恐懼思所以平格不常指為情性所發而遂已也文帝之時雖有此異然帝方躬脩德化節用愛人此其所以雖有此異而無其應歟

綱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目初秦用半兩

文帝有異無應四銖錢

錢高祖嫌其重更鑄英

錢民間名曰榆莢錢言其榆莢之薄即五分錢也

見上於是物價騰踊米石萬錢至是更造四銖

入錢除盜鑄錢令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敢

雜以鉛鐵者其罪黥黥刑在面然鑄錢非殺同雜為巧

則不可得贏盈也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

名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錢也之勢各隱

屏身屏跡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

其勢不止不如收之收則於官賈山亦諫以為錢者

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

綱盜鑄令

漢文帝

二

賈山諫除盜鑄令

賈誼諫除盜鑄令

文帝寵幸
鄧通

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皆不聽時大中
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今四川雅州榮經縣

銅山在嚴道縣北使鑄錢吳王濞見上卷有豫章故城在浙江湖

州府長銅山在湖州府城西南招致天下亡命見十六卷者以

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不賦於民而國用饒足以

吳鄧錢

是吳鄧錢布天下綱徙代王武為淮陽今河南開封府陳州王

桃李冬華

綱丁卯六年冬十月桃李華綱淮南王長謀反廢徙

蜀道死目淮南王長見上謀反事覺召至長安赦徙

袁盎諫徒

處蜀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見上弗為去聲置嚴傅

以賈誼為
梁王太傅

相以故至此今暴摧折之臣恐卒猝逢霧露病死陛下

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爾王果憤恚恚

不食死上聞哭甚悲諡曰厲王綱以賈誼為梁王見上

三太傅目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

一言諸侯強大可為流涕者二一言朝廷奉蠻夷輕

反側難制重例置二言玩細娛

不圖可為長大息者六一言服用奢僭二言俗吏不

大患知大體三言經制不定四言

當輔導太子五言當審定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

治矣臣獨以為未也夫抱火厝厝之積薪之下而寢

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樹

抱火厝薪

國固必相疑之勢立國險固諸侯強大則甚非所以

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淮南親兄之子

西鄉齊悼惠王子而擊濟北王與居今吳又見告矣吳王濞不遵漢法有

告之天子春秋鼎也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

屠牛坦解

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屠牛坦一朝解

十二牛而芒刃不鈍者其排擊剝割皆眾理解械支節

也。至於斃斃斃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

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

眾斃斃也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也以芒刃臣以為不

世刃斧斤

缺則折欲天下之治也。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

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命海內之勢如身之

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下無倍背畔同之心。上無

誅伐之志。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臥赤子幼君天

下之上而安植立遺腹君未朝委委以君所服之裘

朝也。而天下不亂。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

方病大瘡腫一脛形去之大幾如要同一指之大幾

如股。平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為痼疾。後雖有扁

鵲見上卷不能為已。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

方倒懸懸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
今匈奴慢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采繒情以奉之足
反居上首願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
乎可為流涕者此也今不獵猛獸而獵田菑不搏反
寇而搏畜菟徒。楚人謂虎為菟。於菟。於音烏。翫同。翫。細娛。魚而不圖。
大患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伸
可為流涕者此也今帝之身自衣去聲。早。黑。綈。厚。縞。而。
富民牆屋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視。其領庶人孽妾
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喘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

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
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
為姦邪不可得也可為長大息者此也商君見六。遺。
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家
富子壯則出分附。家貧子壯則出贅附。女家謂之贅。
婿言猶人身之有贅癩也。借父耜鋤慮疑。有德已母取箕箒立而
誅。歲語也。抱哺步。口。其子與公併並。侶對敵而。
婦姑不相說悅。則反翻。脣而相稽相與計。其慈子嗜
利不同禽獸者亡幾矣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

禮義捐廉恥日甚月異而歲不同矣今其甚者殺父
 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
 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以為是適。然爾夫
 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鄉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
 也。筦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是豈可不為寒心哉。豈如今定經制常法
 也。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雌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
 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
 是猶渡江河亡維楫維以繫舟楫以進舟中流而遇風波船必

覆福矣。可為長大息者此也。夏殷周為天子皆數十
 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
 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古之王者天子乃始
 生。固舉以禮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以天子見於天地
 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
 提有識三公太師太保太傅三少少師少保少傅明孝仁禮義以道
 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之端士有道術
 者使與居處。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

翼太子有此具也。秦使趙高傅胡亥而殺之。獄所習者非斬剗與刑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石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刈草菅芟然昔似茅而滑澤。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

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用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令。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夫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大器也。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

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所共見也。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此言高卑有等也。陛升堂之階級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此言陛高堂亦高陛卑堂亦卑也。廉堂隅也。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

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臣聞之履雖鮮新也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藉也。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合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繫縲同纜之輪音盾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利罵而榜邦笞之笞亦笞也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古者大臣有坐夫不廉而廢者曰簠撫簋葵不飾簠

綱鑑易知錄

漢文帝

三二

皆禮器飾。坐汗穢淫亂者曰帷薄。同。薄，簾也。卿

整齊也。以簾所以坐罷。疲。軟不勝。升。任者曰下官不職。三句。見大

戴禮及故貴大臣定有臯。罪本。矣猶未不然。正以呼

家語。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其在大譴也。責。大何問也。之

域者則白冠。楚。離。葬牛。纓。喪服用楚為。盤水加劍

凡殺牲以盤水取。造請室。請室。而請學爾不執縛繫

頸血以示亦若此。造請室。請室。而請學爾不執縛繫

引而行也。其有中。卑者聞命而自弛。廢也。自

人頸。蓋而加也。蓋。綠色。綴也。言不

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粹。卒。抑而刑之也。粹。持

